

世界文學名著

2772

巴爾扎克選集

穆木天譯

勾利尤老頭子



文通書局印行

著名學文界世

集選克扎爾巴

子頭老尤利勾

著原克扎爾巴

譯天木穆

Le Pere Goriot
Honor'e de Balzac

版出局書通文

譯者的話

巴爾札克在一八三三年，發表了他的「歐貞尼·葛郎代」。在一八三四年，他又發表了他的「勾利尤老頭子」。這兩篇東西，不止是法蘭西文學史上，而且是世界文學史上的，兩座偉大的紀念碑。那是給十九世紀現實主義文學奠定基礎的兩篇作品，在巴爾札克的創作過程中，是表示着質的變化的。雖然巴爾札克在七月革命前夜即已開始建立他的現實主義的風格，可是，等到「歐貞尼·葛郎代」和「勾利尤老頭子」出世之後，十九世紀現實主義才算根深蒂固。在「歐貞尼·葛郎代」和「勾利尤老頭子」裏邊，巴爾札克的現實主義作風，才真正達到極成熟的地步，如果把這兩篇作品同過去那些傑作（「卜列顛州蕩寇志」，「驢皮記」，「勾卜塞克」，「夏貝爾上校」，「吐爾的司鐸」，「鄉間醫生」等）比較一下，就可以清楚。

「歐貞尼·葛郎代」和「勾利尤老頭子」，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姊妹篇，也就是巴爾札克前則作品中兩篇最典型的代表作。兩篇寫作的時間，只相差一年，在創作方法的運用上，也大致相同。在背景，人物，故事的三段構成上，兩篇都是典型地巴爾札克式的。不過，就創業的功勞上說，「歐貞尼·葛郎代」，當然數第一，就作品的完成上說，「勾利尤老頭子」却更進一步。在結構的龐大，表現的複雜，描寫的深刻的點上，「勾利尤老頭子」是凌駕乎「歐貞尼·葛郎代」之上的。在「勾利

尤老頭子」里邊，喜劇性要比在「歐貞尼·葛郎代」里邊強得多。巴爾扎克在他的書簡里曾經說過，「那是比「歐貞尼·葛郎代」還要好的一篇；至少我對他很滿意。」

●巴爾扎克寫作「人間喜劇」的期間，正是法蘭西七月王政（一八三〇至一八四八）時代。雖然他的最初的作品「卜列顛州蕩寇志」寫于一八二八年，那已經是七月革命的前夜。那個公民王朝是法蘭西布爾喬亞犯最隆盛的一個時代。七月革命以後，法蘭西布爾喬亞犯的繁榮，真是一日千里；商賈而致卿相的，真不知有多少人。十九世紀現實主義文學，就是靠着公民王朝的社會的、政治的環境發展起來的：七月革命不止給法蘭西政治史、社會史劃了時代，同時也給法蘭西文學史劃了時代。一八三四年，是「七月王政」春光無限好的時節。同時，在巴爾扎克一生中，那也是一個大好時期：那正是巴爾扎克身心最健康的年代。可以說，巴爾扎克的創作天才，在那個時節，已發展到了他的最高度。在一八三四年前後，巴爾扎克已掙破了他的奇異的硬殼，他的對於社會的知識已經相當豐富，他對於新的科學已經有相當的把握，而且，他的精力還沒有由于他的過度勞作怎樣受到消耗。這樣，「勾利尤老頭子」，「歐貞尼·葛郎代」的生產，就是不早不晚正趕作者天才已達到十分成熟，體力還依然保持平衡，意識還十分清新，而且還沒有被體系給固定住了一個時期。當時，巴爾扎克懷抱着要作文學上的拿破崙的野心，正在同社會相格鬥。若照他的妹妹洛爾·蘇爾維勒（Laure Surville）的說法，「人間喜劇」的全盤計劃，早已孕育在巴爾扎克的心里。這樣，我們就很可以了解，為什麼「勾利尤老頭子」能生龍活虎一般地逼真，為什麼「勾利尤老頭子」呈現出龐大的喜劇的氣概來。

「勾利尤老頭子」，是以風俗研究作爲邊框的性格研究。事實上，巴爾札克的一切小說，都是那樣。巴爾札克是以風俗史家自任的：他的「人間喜劇」就是十九世紀上半法蘭西社會史。在「人間喜劇」中長長短短九十幾篇小說裏邊，巴爾札克使我們看到，從帝政時代初到七月王政末五十年間的生活的現實。他從法蘭西地方城鄉寫到法蘭西的京師巴黎，他刻劃出來兩三千個人物，他描寫出來好多好多驚心動魄的場面。他運用着當時最進步的科學方法，盡量使他的表現逼真。他把五十年間的社會生活結構成爲一齣龐大的喜劇。「勾利尤老頭子」就是那齣喜劇中的一個場景。「勾利尤老頭子」是描寫一八一九年來的巴黎社會。那正是王政復古時代的開始。巴爾札克使我們清清楚楚地再看到巴黎的兩個不同的社會：貴族社會和小市民社會的風貌。他的銳利的觀察，使他透視了當時社會生活的明暗兩面，使他把握到當時社會的矛盾對立，而他更運用他的豐富的想像力，在強韌的構成之中，把那種明暗兩面和矛盾對立表現出來。

巴爾札克是從不同社會的相互關係，去作他的觀察和表現的。他有他的進步的科學的認識，他有他的銳利的正確的觀察，因之，他的表現是惟精惟微，畢真畢肖。他了解什麼是社會生活的基礎；他了解，社會的發展，社會的關係，都要受經濟生活所決定。他了解當時資本主義發展的途徑，他知道，資本，金錢，是支配一切，決定一切的原動力。他從動的方面去觀察當時社會關係，他知道當時的不同階級的不同運命。在王政復古初期，儘管建立起來貴族階級的交際社會，可是，在資產階級的壓力之下，貴族階級必然日趨沒落；同時，儘管各種反動力量在那裏躍躍欲試，資產階級結果必然要

日趨隆盛。巴爾扎克在「勾利尤老頭子」裏邊，就是表現着這樣的社會的消長。在「勾利尤老頭子」裏邊，巴爾扎克以博賽安夫人的沙侖作中心描寫了當時的貴族社會，以吳凱太太公寓作中心描寫了當時的小市民社會。從「勾利尤老頭子」裏邊，我們清清楚楚地看到，貴族社會儘管在表面上是輝煌燦爛，在暗地里却不斷被墮落，窮苦，和敵對侵蝕着，而小市民社會儘管在裏面充滿着庸俗狹隘，卑鄙齷齪，陰謀詭詐，然而有時却能發揮出精力，拿出崇高的獻身精神來。巴爾扎克把貴族社會寫成一個腐爛的泥沼，圍繞着博賽安夫人的沙侖，真是有說不盡的腐爛情形；同時，他把住在吳凱公寓的陋室里，成爲衆人嘲笑對象的勾利尤老頭子，寫成爲「父性愛的基督」。他藉着博賽安夫人的沙侖的收場寫出貴族社會的迴光反照，他藉着大學生萊斯提尼亞克的人生的首途寫出當時新的環境中的新的青年的生活趨向。

巴爾扎克了解人是社會的動物，他了解人是要受社會環境支配的。在十九世紀初期，由於資本主義之發展，在法蘭西產生出來一種新的社會環境，對於個人逐漸加以強有力的支配。在「勾利尤老頭子」裏邊，巴爾扎克使我們看到，以個人利益爲唯一目的的環境，對於個人是有如何銳利的影響。上至天子，下至庶人，一切都逃不脫那種新的環境的支配。在當時社會裏，金錢已成爲一個至高無上的萬能的王者，一切人都要在金錢前邊屈膝，一切人的運命都是受金錢支配的。主人公勾利尤老頭子，原本是綢緞商人，在大革命時代由於作投機生意取得暴利，到王政復古時代，隱居在吳凱公寓裏，他熱愛他的兩個女兒，爲他的女兒犧牲了他的一切資財，等到他被女兒榨取到貧無一文的時候，

遂慘死在他的頂樓裏的陋室中。勾利尤在臨死的床上說：「有錢就什麼都有，連女兒都有啦。」我們清清楚楚地看得出，勾利尤的死，就是金錢萬能的社會所決定的。同樣，博賽安夫人，由于失戀，隱退到鄉間，使那個光輝燦爛的貴族沙侖失掉了他的最後的光芒，也就是那個社會環境所造成的結果。同樣，吳特蘭（脫獄囚賈克·科蘭），對於社會的反抗，大學生歐金·德·辣斯提尼亞克，爲的適應新環境，所作的野心的戰鬥，也是當時社會環境決定的。惡魔的使徒，虛棧的弟子，犬儒主義者，脫獄囚賈克·科蘭，是一個社會的臨床的病理學者。他很透骨地分析着當時社會，他對於當時社會作着辛辣的批判，他向歐金宣傳，唯一的出世的手段，就是輕蔑人羣。他的惡魔的宣傳，使歐金認識到社會的本來面目，使歐金悟覺到黃金社會的虛世哲學。歐金是南法安茹賴謨的一個地方貴族人家子弟，到巴黎讀法科大學。他最初雖然屢屢地對於環境的影響表示拒絕，可是，到了最後，他竟對着燈火輝煌的晚夕的巴黎，宣言要同社會決鬥了。吳特蘭是當時革命的小市民的典型，歐金是當時青年野心家的代表；兩者都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產物。在「勾利尤老頭子」裏頭，到處可是看得到，社會環境對於人的生活 and 意識的影響。

在「勾利尤老頭子」里邊，巴爾扎克以輓歌的情緒，陰暗的色彩，諷刺的調子，描寫了族長式的勾利尤老頭子的死滅，和舊貴族階級的博賽安夫人的沙侖的淪亡；同時，他以敘事詩的情緒，深濃的色彩，肯定的調子，描寫了青年野心家辣斯提尼亞克在人生途上的成功。「勾利尤老頭子」，在積極的意義上，就是辣斯提尼亞克初登人生舞台的成功史。在「人間喜劇」的編制中，最初，在一八

四三年，「勾利尤老頭子」是「巴黎生活場景」的第一篇，可是，依照著巴爾扎克死後發表出來的日記，我們曉得作者已把它改編到「私生活場景」里邊。那種事實充分地說明出來，巴爾扎克在「勾利尤老頭子」里要完成一種什麼樣的表現。在「人間喜劇總序」里，作者說：「私生活場景，是表示幼年期，青年期，及其錯失的，而地方生活場景，是表示熱情，計算，利害和野心的年代的。其次，巴黎生活場景，是給由於有至善和至惡交流並起的首都所特有的世風而激刺起來的種種趣味，種種罪惡，和一切奔放不羈的事體，提供着一個大的畫面的。」巴爾扎克的那種說明，雖然相當含混，我們也可以琢磨出他的用意之所在。如果說「私生活場景，是表示幼年期，青年期，及其錯失的，」那麼，「勾利尤老頭子」的主題，不是很明白了麼？就積極的意義上來說，「勾利尤老頭子」中的主人公與其說是勾利尤而寧是萊斯提尼亞克。社會是一個偉大的學校，歐金·德·萊斯提尼亞克是在那個偉大的學校中，很圓滿地完成了他的教育的。

◎如果說「迦爾剛求亞和盤塔葛綠爾」(Gargantua et Pantagruel)是拉·雷(Fr. Rabelais)的教育學，「愛彌兒」是盧梭的教育學，「勾利尤老頭子」也可以說是巴爾扎克的教育學。由於社會所完成了的萊斯提尼亞克的教育過程，在「勾利尤老頭子」里頭，得到了極深刻的表現。萊斯提尼亞克是王政復古初年青年野心家的一個代表；萊斯提尼亞克的教育過程，也就是當時某一個集團，某一個類型的青年的教育過程。巴爾扎克，在他的「人間喜劇」中，給我們提供出很多當代青年的典型來。在「勾利尤老頭子」里邊，還有一個另樣的青年的典型，就是萊斯提尼亞克的朋友，以後以作了

名醫的，醫科大學生畢延松。在「幻滅」裏邊，巴爾扎克還描寫了安茹賴謨的兩個青年的典型：大衛·賽夏爾和魯賢·魯班浦雷。歐金·德·辣斯提尼亞克和魯賢·魯班浦雷真是很好的一對：如果說魯賢是由于野心而達到毀滅的當代青年的典型，歐金則是由于野心而飛黃騰達的一個。在「勾利尤老頭子」里邊，我們看見，由于環境的影響，歐金的野心怎樣逐漸發達，他的計算怎樣愈精愈微，在一個投機、冒險、企業的時代里，一個野心青年，怎樣打上了擂台。歐金的成功史，是一切當時青年的成功史。歐金是時代的象徵，時代培養出來他的性格，他的心理意識，他的對於宇宙人生的認識，他的處世哲學。吳特蘭使他通達了社會生活倫理學。博賽安夫人使他對於感情問題研究得非常透徹。勾利尤老頭子使他認識到家族感情的破滅，尤其是勾利尤老頭子在臨終的床上所說的那句名言：「有錢就什麼都有，連女兒都有啦，」給了他極深刻的印象。博賽安夫人和吳特蘭，在對於時代社會的批判上，雖然表現形式不同，結論卻絕對一致。金錢是一切，要把一切都作成金錢。金錢是萬能的王者，是在一切事物上不可缺的工具。在社會上，道德、感情、氣分，都是由於黃金至上這個原則決定的。辣斯提尼亞克的成功史，就是怎樣認識了而且實踐了這個原則的歷史。

歐金·德·辣斯提尼亞克是南法安茹賴謨舊鄉紳人家的子弟，他的父親是一個男爵。他到巴黎來學習法律，當時是法科大學生。若用作者的話來說：「有些青年人，由于不幸，刻苦用功，從年紀很輕就了解到兩親寄託在自己身上的希望，而且，在計算着自己的學力，要預先使自己學力合乎社會的未來趨向，以便捷足先登，掙取到社會的利益，給自己準備出一個大好前途來，歐金就是那樣的一個青

年人。」然而，究竟「他是一個貴族人家的子弟，在他家裏，最初的教育，只容許着善良趣味的各種傳統。」這樣，地方傳統觀念和巴黎社會生活一發生接觸，在萊斯提尼亞克的心理意識上，行動上，必然要發生複雜的變化；他自然要一邊不斷地去順應社會，一邊不斷地感到矛盾的。可是，正在他向着巴黎社會學習，脫掉了他的白木質，擴大了他的生活領域，認識了構成社會的諸人間層的時節，正在他已經失掉他的兒時的幻想，他的從地方帶來的觀念的時節，正在他的決斷力，到了實行關頭，就會要躊躇的時節，他就碰到了惡魔的使徒，脫獄囚吳特蘭。終於，「由於一種宿命的關係，他的生活的一些極細微的事故，就協議着逼他走上那條路徑，在那個路徑裏，若是依照吳凱公寓里那個奇怪的司芬格斯的關照，他就應該，如同在戰場一樣，去殺人，爲的免得挨殺，去騙人，爲的免得受騙；在那條路徑里，得要把自己的良心，自己的真情，扔到欄杆外邊去，戴上一副假面具，無情地去耍弄別人，就如同在斯巴達一樣，爲的得到勝利的榮冠，必須在人不知鬼不曉之中，去提取自己的命運。」他克服下去他的懷疑和躊躇，他的一切信念崩潰了。他認真地認識到，「在巴黎，成功是一切，那就是成功的鎖鑰。」于是，「他照着社會的本來樣子去觀看社會了：法律，道德，對於有錢人，都不適用，他眼見富貴是世界上最高的雄辯。」他承認了吳特蘭的偉大。從博賽安夫人的最後的跳舞會出來，他的教育完成了。在勾利尤老頭子入土之後，他開始了他對於社會的最初的挑戰。「他曾經看到社會的三種形態：服從，鬥爭，和反抗；家族，社交界，和吳特蘭。可是，他並沒有勇氣去下決心。服從，是令人不愉快的，反抗，是不可能的，鬥爭，是沒有把握的。」現在，他的教育完成了，他對

於燈火輝煌的巴黎，虎視眈眈地說：「現在，我們倆決個勝負好啦！」據斯提尼亞克是當時要同拿破崙相角賽的，富有精力的青年人的典型，巴爾扎克，在「人間喜劇」里，對於這一類典型，可謂盡了表現的能事了。

巴爾扎克始終是從發展的過程中，從個人和社會的因果連繫中，去觀察和表現時代風俗和時代性格的。在「從妹貝德」的獻辭裏，他說：「『人間是二重的（Homo Duplex）』，我們的偉大的畢風（Balzac）說：可是，爲什麼不可以說：『事情是二重的（Res Duplex）』呢？一切是二重的，連德行都是二重的。因此，莫利哀永遠提示着一切人間問題的兩面……』從正反兩面去看人情事理，是巴爾扎克的照例的公式。巴爾扎克歡喜在他的不同的小說裏，表現互相對立的主題。「從妹貝德」和「從兄蓬斯」，在主題上，是成爲對立關係的。「凱撒·比羅圖」和「紐山銀銀行」，在主題上，也是成爲對立關係的。「勾利尤老頭子」和「歐貞尼·葛郎代」，就父與女的關係上說，也是形成了互相對立的主題。在同一篇小說中，巴爾扎克也是很巧妙地表現着不同社會，不同人物的相互對立關係。在同一人物身上，也可以永遠看到，巴爾扎克很驚人地刻劃着人物心理上矛盾和統一的過程。在「勾利尤老頭子」里邊，巴爾扎克描寫了兩個互相對立的社會：博塞安夫人的沙侖和吳凱太太的公寓，他更描寫了一些組互相成爲對比的人物。勾利尤父女，和泰葉菲爾父女實在形成了一個很好的對比。勾利尤老頭子愛他那兩個女兒，那兩個女兒對他始終是忘恩負義。維克特林·泰葉菲爾對於她的父親不管怎樣孝順，她的父親却始終不承認她。勾利尤老頭子的那兩個女兒，不但性格不同，要

求不同，而且還嫁了兩個情形不同的貴族丈夫。歐金·德·萊斯提尼亞克和歐拉斯·畢延松，是兩個形成尖銳的對比的大學生。給憲警作腿子的包阿雷和米甸奴小姐，也是一對無獨有偶的活寶貝。在吳凱公寓中，辛辣地解剖社會，作惡魔的說教的吳特蘭，和那個愚直的受氣筒勾利尤老頭子，更形成了極顯著的對照。同時，在「勾利尤老頭子」裏邊，社會和個人的內面的矛盾，也是被處理得很驚人的。在博塞安夫人沙侖周圍，真是存在著說不出怎麼微妙的矛盾要素，一個小小吳凱公寓里邊，真是有數不盡的錯綜和糾紛。萊斯提尼亞克，在他的人生首途中，是如何地在純情和卑怯，潔淨和野心之間，動蕩着；在勾利尤老頭子身上，父性愛和利己主義是如何地形成了極顯著的對比。萊斯提尼亞克在他對於社會的挑戰中找到了他的出路；對於勾利尤老頭子，我們也可以從族長式的商人根性里找到了他的性格的統一的。巴爾扎克先在他的中心事件中心人物描寫上真是盡了複雜的能事。許多單純性質事物的對立與結合，交應與互依，在「勾利尤老頭子」裏邊，不能不說是達到極美滿的完成了。

在「勾利尤老頭子」裏邊，作者對於事件和人物的刻劃，不但生動，而且清楚。尤其是，性格的描寫，在「勾利尤老頭子」裏邊，底確是驚人的。無論是那些中心人物，還是那些小的腳色，輪廓都非常鮮明。一個一個的人物，都是生龍活虎一般在我們眼前活動着。我們看見他們行動，說話，他們哭，他們笑；他們的喜怒哀樂，都清清楚楚地烙印在我們腦子裏邊。他們的生活的變化，他們的心理意識的變化，使我們清清楚楚地感覺到。巴爾扎克在人物的描寫上，精細的刻劃是驚人的，同時，概括的鉤勒也是驚人的。有時，他對於一個人物，要用上很多很多的辭句，有時，他對於一個人物只作

上一個素描，有時，他對於一個人物，止用上三言兩句，就弄得畢畢肖肖的。在「勾利尤老頭子」裏邊，他使我們看見兩個不同社會的人物。在貴族社會里，我們看到，勾利尤的大女婿，瑞斯道伯爵，是一個如何殘酷無情，氣勢凌人的大貴族，勾利尤的二女婿，經由衆男爵，那個「阿爾羅斯的靈門豬」，是一個如何鈍愚而危險的銀行家；貴族社會的名流，交際場中的女王，博塞安夫人是如何被人醋棄，直到最後，還以一種堅忍的精神，保持着她那種大可讚美的，舊貴族的高雅舉止；至於勾利尤家里那兩位小姐呢，雖然對於父親同樣忘恩負義，然而，在性格上却迥然不同：阿娜斯塔紀是一個傲慢的怪物；而，代路芬則比較溫柔，有時差不多是「孩子氣」，並且，還很可愛的。在吳凱公寓裏，人物可就更複雜了。在那裏，那些令人永遠不能忘記的面影，簡直構成了人物陳列廊。我們看見了，包阿雷是一個典型的，愚蠢的小公務員，是一架真正的巡行的機器，米甸奴小姐是一個極毒辣的老處女，是一條真正的陰險的毒蛇；我們看見了，醫科大學生畢延松，在精神上，已表露出大醫學家的風度，已經是未來大醫學家的雛型；我們看見了，維克特林·泰葉菲爾是一個怎樣的安心立命的，被動的，懦怯的，純情的少女；我們看見了，吳凱太太是一個怎樣的典型的長舌婦，榮虛、奸狡、陰狠、嫉妬、儉吝得嚇死人，每天汲汲于剝削客人，懷著極兇狠的復仇心，忍殘、卑劣、無聊。就是假伯爵夫人安貝爾梅斯尼路，僕役奚勒維和克立斯朵夫，以及警探讓杜樓，都是生龍活虎，畢畢肖肖的。但是，在一切人物之中，最典型的，最生動，最出色的性格，則是萊斯提尼亞克，吳特蘭，和勾利尤老頭子。巴爾札克，在他給漢斯卡夫人的信里說：「風俗研究里，是有典型化的個人，在哲學研究

中，是有個人化的典型。」如果照他那種說法，萊斯提尼亞克，吳特爾，勾利尤老頭子，就是那種典型化的個人的最典型的代表了。萊斯提尼亞克是一八二〇年代的典型的青年野心家的代表，而且，巴爾扎克指明出來，在他身上，有很顯著的南法人的特質，他可以勇敢得一直到暴虎馘河的程度，他很容易陷入沮喪或回到樂觀，等到他一得到成功，他就要盡量去證明自己是對的。巴爾扎克很驚人地描寫出來那個青年人心靈中的那種種極細小的良心譴責，那種種極幼稚的自欺辦法，以及，在受到誘惑之後，馬上就後悔，而隨後馬上又忘掉；總之，他是很驚人地，把一個天性正直的青年，由於生活，由於資財和野心的不均衡，所達到的墮落，給描寫出來了。吳特爾是一個具有另樣度量的人物。那個在酒席窗上的「滑稽腳色」，捷於應對，專好嘲笑人，和他的粗野的談話里隱藏着危險的精敏，是一個極顯著的巴爾扎克式的典型。他是一個脫獄囚，他在尋找一個可以誘惑的人，使之向社會進攻；他是一個別有作風的哲人和藝術家；他是犬儒式的，可是，他儀表堂皇，有極強烈的意志力。至于勾利尤老頭子呢，則是一個不幸的父親的典型。他是一個被一種差不多是異常的，差不多是獸性的父性愛所推動着的，無知的賤民。他完全被本能支配着，他可以說沒有腦子，但，在他的真情上，他是非常崇高的。僅僅，苦痛和不幸使他在臨終時候睜開了眼睛。到他神智昏亂的時節，一些明醒的閃耀穿透了他，使他的臨終的濁白成了一段希有的人間典藉。巴爾扎克是從現實社會中取得他的人物模型，而把個人加以典型化的。萊斯提尼亞克型的青年，在當時的法蘭西，可以說遍地皆是，小說家只要一睜眼睛就可以碰得到。那是大革命以來的產物，可是由於巴爾扎克筆下的萊斯提尼亞克給典型化

了。青年時代的巴爾扎克，也具有着幾分辣斯提尼亞克的面影。在辣斯提尼亞克的描寫上，巴爾扎克的確地想到了他自己，的確地是以自己爲模型的。至于脫獄囚吳特蘭呢，巴爾扎克是以當時已作了警察廳保安科長的，舊日的囚徒魏道克（Vidocq）作模型的。巴爾扎克在他的書信里已經明明白白地說過了。總之，巴爾扎克是從實生活中取得他的人物模型，而很驚人地，很逼真地，很典型地把他們表現出來的。在辣斯提尼亞克身上，就是一言一動，都是逼真的。勾利尤老頭子的臨終苦悶，在「人間喜劇」中死的描寫中，是最沈痛，最生動的一段。在吳特蘭被捕前後的場面中，我們連人物的台步都看得清，連人物的呼吸都聽得到。

就作品的結構上來說，「勾利尤老頭子」是在「人間喜劇」中最精彩，最緊密的一篇。它典型地代表着巴爾扎克的手法，卻沒有巴爾扎克的缺點。在環境，人物，故事的三段構成上，它是很能保持平衡的。「勾利尤老頭子」可以說是一篇一氣呵成的作品，有極嚴格的統一性的。如同法蘭西一切古典巨匠一樣，巴爾扎克在緊要關頭的描寫上特別用力，他努力集中一切劇的效果。在故事裏邊，有極複雜的，瑣碎的事情穿插着，而且，無論在時間上，在空間上，敘述一點都沒有渙散的地方。動作只有三個月，舞台僅僅是貴族沙侖和平民公寓。故事的發展，自始至終，是有條不紊的。巴爾扎克很巧妙地，很清楚地，轉變着他的場景，把一些互相成爲互相對照的形相提供到我們眼前。給了我们一些極單純，極深刻的印象。「勾利尤老頭子」的故事的發展，是真正的劇的發展。在讀「勾利尤老頭子」之際，我們會感覺到，並不是在讀小說，也不是在看圖畫，而是在看戲。我們好像親眼看見，

親耳聽見，一個一個的人物，在行動，在說話。我們好像連細微的表情，舉動，聲音，步伐，都清清楚楚的。故事的展開是驚人的，巴爾扎克在人物動作的標準上，尤其是，在最後關頭的準確上，真是盡了他的最大的能事。在「勾利尤老頭子」裏邊，故事的開端只佔小說的三分之一的篇幅，背景，人物一交代清楚，馬上，活劇就開始了。一個一個的場面風起雲湧地展開，一個一個活人的言語行動，感情意識，就展開在我們眼前了。劇的要素，佔着第一位；我們看得見，一切線索的穿插，真是巧妙得很。用場面和對話連繫起來的那齣活劇，是如何地緊張有力。萊斯提尼亞克和吳特蘭的談話，社交界的晚聚，吳凱公寓的宴會，老不死的逮捕，勾利尤的兩個女兒的爭吵，最後，老人的死，等等場面；的確實到驚人的地步，的確是典型的表現。在「勾利尤老頭子」里邊，有力的場面，一個一個地展開，一步一步地緊張，以致達到極高的峯頂，發揮出最大的效果來。

「勾利尤老頭子」同「歐真尼·葛郎代」一樣，不止是巴爾扎克前驅的偉大的代表作，而且是十九世紀現實主義的劃時代的作品。它把王政復古開始的法國社會現實，很有力地提供到我們面前。在它里面，存在着巴爾扎克的不朽的光輝。它是巴爾扎克的最大的創造之一，也許就是巴爾扎克的唯一的最大膽的創造。當時巴黎社會的那種矯有力的描寫，真可以同丹丁的墳墓的形相的醜惡相匹敵的。

「勾利尤老頭子」書中主要人物表

(一) 吳凱公寓里的人們

約翰·焦阿金·勾利尤 (J. J. Goriot) —— 本書的主人公。元來是一個麵條商人。法國大革命時，他利用當時的糧食恐慌，屯積居奇，取得暴利。王政復古之後，他就隱居到吳凱公寓里來。他非常溺愛他那兩個女兒。他把他的家業都搭賠到他的女兒身上。他的女兒犧牲他。公寓裏的人們嘲笑他。最後，被女兒逼死。

歐金·德·辣斯提尼亞克 (E. de Rastignac) —— 夏蘭特省一個鄉紳人家的子弟，在巴黎專攻法律，家境清寒，但野心甚大。爲的飛黃騰達，盡力要插足到巴黎上流社會里邊。他受到社會教育，由於一個純真的青年漸漸變成爲功利的人物。

吳特蘭 (Vautrin) —— 吳凱公寓中的一個怪人，又活潑，又詼諧，又慷慨。年紀有四十多歲，精明強幹。實際上，他是一個脫獄囚，本名叫作賈克·科蘭 (Jacques Collin)。綽號「老不死」 (Trompe la Mort)，是強盜的領袖，強盜的銀行家。他是盧梭的信徒。他向辣斯提尼亞克宣傳惡魔哲學，大施誘惑，最後，被人出賣，受警察逮捕。

歐拉斯·畢延松 (Horsace Bianchon) —— 醫科大學學生，醫院住院實習生，辣斯提尼亞克的好朋友。